

## 有志喝酒

大多數的妻子不喜歡老公的「酒友」，把他們稱之為「豬朋狗友」，認為這些不相干的人等，搶去了太多屬於她的時間和空間。

我友阿湄說：「他們憑什麼呀！」由此可見，在她心中，好丈夫的標準是一下班就回家的男人。只要丈夫「依時依候」出現在家門口，女人就滿意了。甚至柔情似水地斟茶倒水遞拖鞋侍候着，還一面打發孩子：「你們都出去玩，爸爸忙了一整天，累了，需要清靜休息一會，快出去。」其實她也不是很願意讓孩子出去「野」的，只是魚與熊掌，不得不作個取舍。大多數的時候，女人都是把丈夫放在第一位。可惜男人不懂得「感恩」，把這看作「管制」，讓她們很是糾結，越發耿耿於懷——「原來我在他的心目中，還不如他的那班豬朋狗友呢。」

男人為什麼總喜歡三五成群去喝酒？其實並不是酒有多麼好喝，而是他們享受把酒言歡，胡扯亂蓋，甚至是自吹自擂的樂趣，認為這樣很快樂。男人愛他的老婆孩子是一回事，愛他的「小圈子」又是另一回事。可能有些女人不明白，硬是要混為一談，以致耿耿於懷。

記得曾有個自稱「很懂得生活的」的男士跟我說過：男人不肯遵從女人的標準，做「標準丈夫」是有原因的。男人不能「吹牛」沒聽眾，炫耀沒對手，這樣的生活是多麼的悶啊。

自由談  
李憶君

可是他們的老婆們偏偏不能理解，老抱怨為什麼總愛把精力和時間浪費在這等無聊的事情上？更心疼他工作了一整天，不好好休息，也太不愛惜自己身體了（男人從他們的知己與酒裏所得到的那種快樂，女人是不會明白的。於是男人嘀咕：身體健康固然重要，但心理上的快樂也同等重要啊。）

真的，不出去看看，真不知男人的快樂是那麼簡單。不就是幾個男人坐在那裏，人手一杯啤酒，就快樂成這樣。

不是都說，現代女性不附屬於男人嗎？為什麼又要求男人附屬家庭呢？一個肩負着為人夫為人父擔子的男人，可謂鞠躬盡瘁了，怎不讓他有些自身的快樂？我只是認為人都應有一些屬於自己的空間，做一些能讓自己開心的事情。既然他們喜歡下班後去喝兩杯，吹吹牛皮，那就讓他去吧。

每目睹男人們「Happy hour」時的嘻嘻哈哈與縱情開懷狀，真覺得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。曾聽到過男人的酒話裏有這麼一句：「有志者喝酒，無聊者飲茶」，當時不由一愣，這可是絕妙好句，不是嗎？

所以你看，他們多清醒，由始至終都是知道所為何事，所言何物的。人生不如意事豈止八九，想到此，不由鼻頭一酸，好個有志者喝酒，無聊者飲茶。

閑旅人  
陳劍梅

幸運是無形的手，眷顧着我。當年剛剛二十歲出頭的我，從一間頂尖的電影公司轉到另一間頂尖的電影公司工作。我在威禾工作了一段時間，又被老師推薦去跟隨徐克導演，後來我在他的主創團隊中擔任一位小編劇，近距離向徐導演學習和幫助團隊收集資料。我就像一個學生聽課一樣，每天聽徐導演講解創作的竅門。有一次導演還親自開車，帶我們去一所七星級歐陸餐廳吃一頓十多道菜的法國大餐，他說總有一天編劇需要寫吃食的文化及禮儀。在車上徐導演夫婦二人不忘談公事，他們是最佳拍檔，遇到不能讓我們知道的東西，二人便以法語溝通。

徐克導演的作品，從香港電影新浪潮初期，即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，曾經在港台及東南亞電影商業市場領風騷，也在電影文化藝術的領域上表現卓越。他的公司名稱為「電影工作室」，它有強大的行政支援，就是他的前妻施南生。在香港電影

## 秘密編劇組

的黃金時期，電影業廣泛應用的關於人事編制的製片模式，乃是施南生首先開創的。

公司位於太子港鐵站附近一商業大廈某一層，公司不同的部門分別佔據不同的房間，例如行政人員是一起工作的，負責特效的團隊另有房間，剪片的房間又在同一層的另一處，編劇組也有開會用的會議室。這裏的文化與威禾不同，成龍大哥的辦公室是富麗堂皇的，徐導演這一邊是樸實的。雖然這一邊有一個編劇組，但是導演堅持不公認我們的存在。從此我們組得到三個字的名稱，與一夜夜總會同名。導演說這樣他在公開場合提及我們，別人也不會明白。

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徐導演說他剛在坊間表示會開拍一部電影，只談及片名三個字，沒多久已經有別的電影公司要開拍了。他叮囑我們，千萬不要洩漏編劇組內討論的任何東西。近年導演常駐北京，我們很久沒有見面，最近一次偶然在無線電視台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典禮中遇上他，他是大會的頒獎嘉賓。我找到機會去問候，可能當天我面部水腫的原因，他似乎認

不出我，但忽然聽到那個夜總會的名字，於是導演非常好奇，握着我的手很久沒放開，問：「究竟是怎樣改變過來的？」最初我以為他說我長胖了，後來明白，他誤以為我是從夜總會轉行到文化藝術界發展。那天很高興，我們立刻約起來，當年的編劇組又重聚了。

我有一點不明白，當年徐導演為何連續七天不睡覺，仍然虎虎生威。有一天，我們去片場為他慶祝生日，等他過來時，劇組的朋友說，徐導演拍這根會飛的木頭已經兩天了。李連杰卻閒着，坐在布景石梯上看手機。朋友說導演在現場刪改我們第七稿的劇本，一頁一頁地改，然後立刻交給演員。導演過來時，我發現他除了雙眼通紅之外，沒有半點辛勞的痕跡。我在電影工作室的日子都是黑夜，因為編劇組是通宵工作的。對於我，早上要補習賺錢，下午要上課，他們的安排我非常樂意配合。後來不知怎的，我也開始不用睡覺了。畢業之後全情投入電視紀錄片及電視廣告的拍攝工作，我幾乎天天都沒怎麼好好睡覺。

## 赤柱老人



赤柱灣風光

資料圖片

告失守，唯當時赤柱守軍仍能防禦外敵。正當赤柱守軍與日軍對峙，香港總督楊慕琦已在九龍半島酒店內下令投降。當時駐守赤柱的東旅華里士準將未能確定投降令之真偽，直到二十六日華里士確認總督投降令後才投降，赤柱炮台遂被日軍佔用。

有幾次去看望Mr. Fan，他帶我們去吃飯。跟着他避開喧囂的遊客，順着石階上爬，下行，來到坐着街坊四鄰的茶餐廳。這種吃着家常飯，價格公道，老闆、夥計、食客都是面熟的餐廳，在香港也是漸行漸少了。外面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和坐在這裏的「村民」好似兩個世界。曾經的赤柱灣不過是個漁港，由於有大量外國人居住，華洋雜處，加上赤柱灣風光明媚，漸漸成為一個著名旅遊點。煽情一點的，把赤柱列為到香港必遊之地。

赤柱，從冷僻到熱點，好像和Mr. Fan沒有關係，他還是兢兢業業，「餐風宿露」地整日和幾隻「舊船」打交道，他只有一個助手。從我認識Mr. Fan那天起，他都是一臉風吹日曬的古銅色，身體硬朗。他的一雙手，因為常年幹木匠活，粗糙但有力，十個手指，有些明顯留有傷痕。每次見面，他總要和我丈夫說一番他正在修理的帆船。

Mr. Fan的手藝是人皆稱道的。在香港的sailing（帆船）圈，說起Mr. Fan，無論國籍、文化、語言多麼天差地別，對老人的讚譽卻是難得的一致。如果誰不知道Mr. Fan，只能說明這人太「資淺」。

時間就這樣過去了許多年，在我不

定期的拜訪中，偶爾丈夫某天在某遊艇會的船場看見了Mr. Fan的「匯報」中，我對他升起了越來越大的敬佩之意。從年幼學徒到耄耋之年，用一生的時光守望著家族五代人傳承的手藝。他知道，這是他所能做的、最後一代人的執著和堅持。

但是，不知是哪一次探望，我看見走路慢了下來，頭髮稀疏、花白，脫落了牙齒，臉上布滿老人斑的Mr. Fan。即使這樣，他還在工作，還在把一艘艘的帆船整舊如新，把它們送入大海，揚帆遠航。那鼓起的風帆，承載着老人一生一世的祝願。

二〇一八年十月的一天，我去赤柱，照例去看望Mr. Fan。他告訴我：今年退休了，船也不修了，他屬馬，這年正好八十八。我一時語塞，那年我和丈夫做東，請了幾位朋友為Mr. Fan八十大壽慶生，仿若就在昨天。

我回過神說：「我們拍張照吧」，他微笑着走到陽光下，擺了一下滿頭的銀髮，我看到每一根髮絲都習染着歲月的秋霜，沁入了歷史的落痕，透澈皎潔。樊婆婆走路也有些顛巍，趕忙過來拉住我的手「你要常來呀」。往年春節，我們都會收到樊婆婆用木頭燒製的年糕，去年也是最後一次了，老人說年紀大了，做不動了。

離開Mr. Fan，走在赤柱大街上，遊客比肩接踵，異常喧騰。回望西北角海岸的一隅船場，剛經歷了超強颱風（山竹，二〇一八年九月）肆虐，殘留着創傷和凌亂，靜默無語，就像一頁歷史悄然合上。

牠頭頂的羽毛豎起，全身紅艷艷像一團燃燒的火焰，十分迷人。牠喜歡在灌木上停下，或站在棚架木柱的頂端，展露美麗身影，讓人欣賞。今夏牠又不請自來，隔三差五又與我邂逅，真令人高興。

人們常慨嘆不如意事像飛來橫禍，但生活中也有很多閃光的碎片，有如「飛」來的樂趣。除了花香鳥語，讓你眼前豁然一亮，帶來一陣喜悅的事也不少。譬如暴風雨後推窗一望，晴朗的天空有一道五彩彩虹；在你沉悶寂寞時，一位不常見的朋友突然來電問候；看書時讀到一段精彩的文字……不都能使你心情歡愉嗎？

平凡小事，也會其樂無窮，只要用心去感受。

## 辟雍硯：消失的風雅

在故鄉安徽亳州的博物館裏，發現一方白瓷硯，為隋朝的輪輻廠出土，瓷依然雪白，有釉，不規則，存在釉流下來的現象。白瓷硯為十二足，圓形，足中央呈瑞獸面貌，似十二隻瑞獸馱着一口硯台。硯台中間凸起，並不着釉，四周為凹下去的水槽，像極了周天子所設的辟雍。問了知情人士，方知此為「辟雍硯」。

辟雍是什麼？原為周天子所設之大學，周天子當年所設的大學，為圓形，周遭圍攏以水池，人在圓形的大學中講學，周遭如天然形成的音響，臨水聽聖言，大雅至極。到了東漢以後，辟雍不僅僅為大學，還承擔了祭祀和行大典的地方。國之大事，在祀在戎。祭祀，可是頭等大事，以天子為首的人，帶領文武百官，在辟雍內祭祀天地先祖，那場面相當熱鬧。班固曾在《白虎通·辟雍》中對辟雍的作用有這樣的描述：「天子立辟雍何？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。辟者，璧也，象璧圓，又以法天，於雍水側，象教化流行也。」以辟雍的樣貌，做一方硯台，實則為大雅之中的大雅。辟雍硯起源於南北朝時期，在隋朝較為盛行。一方辟雍硯，或白，或隱青，硯池四周，墨汁如黑海，硯台中央，如孤島，蘸墨行筆，風雅佔盡。

辟雍硯一般為白瓷，隋朝以前，一般為三足或五足，隋朝以後，才出現八足以上。故鄉亳州博物館

文化什錦  
李丹崖

所展的辟雍硯為十二足，也許象徵着十二月份或者十二时辰，這方辟雍硯，上方的硯台較之下方的底托，直徑略小，看規格，也只有女子的掌心那麼大，或許，在隋朝，是哪家千金所用之硯台。小小硯台，下可燒一盞燈，做成暖硯，即便是嚴寒的冬日，墨也不會被凍住，明眸皓腕，運筆之間，墨香夾雜着脂粉香，筆跡娟秀，小楷粒粒動人。

在景德鎮的舊貨市場上，也曾見過辟雍硯，與先前不同的是，辟雍硯上覆以圓形的蓋子，形似穹隆，也像極了是清代的瓜皮帽。望了一眼年代，是清晚期的，硯台的直徑約摸十五厘米，應該是男士用的硯，數了一下，為十一足，不知是何緣由，說不定是硯的主人排行十一，或許是主人有別的癖好，一切已不得而知。

從一冊看辟雍硯，似古羅馬的鬥獸場，只不過從圍欄上看，古羅馬的鬥獸場為多層，而辟雍硯為單層。辟雍硯中原本浸潤的是朗朗書聲，抑或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如今，故事也已遠走，我們唯能從博物館中窺見其一二。



▲辟雍硯

資料圖片

HK人與事  
厲放

認識Mr. Fan（姓樊，他的外國客人都叫他Mr. Fan）超過二十年了。他家五代世居赤柱，眼見這個曾經偏冷生僻的小漁村、監獄之地成為旅遊熱點。Mr. Fan在「八間屋」對面的海岬處有一個大大的船塢。一塊碩大的氈布頂棚下是他的工作間，海灘上躺着一隻木船。這是他家五代人的家傳活計：手工造船（木製帆船）。在我認識Mr. Fan時，他已從造船變成修船。他說香港回歸後，英國人走了，需要手工製船的客人也沒有了，因此，家傳五代的活計到了他是最後一位（子女都有工作，但不再與船相關）。

每次去赤柱，我都會去Mr. Fan的工作間看看，坐坐，飲一杯，聊上幾句。說是工作「間」，其實是除了一面院牆，左右臨街，正面朝海敞開式作坊。靠牆的一面是樊婆婆的一個小「供台」，下有一張大圓桌。無論寒暑春秋，Mr. Fan總是馬上從冰箱裏取出一盒「檸檬茶」遞給我。樊婆婆走過來，拉着我的手寒暄幾句家常，必定要說的一句是「仔仔長大多多」，說的是我兒子，從幼童看着他長成少年。

坐在圓桌旁，聽他告訴我當年躲日機轟炸，全村人都湧向村裏唯一的廟裏，一顆炸彈下來，在古廟外面爆炸，廟塌了一角，全村人性命都保住了，是神靈護佑。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。

老人口中的古廟，是現在位於赤柱大街的天后廟，已建有六百多年歷史，屬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天后廟之一。廟內存有一鑄於乾隆年代的古鐘，記載了昔日建廟的經過。更特別的是還有一張老虎皮，在赤柱還是人煙稀少的小漁村時，確有老虎出沒。據說這隻老虎是一九四二年由錫克教警員射殺的，懸掛了那麼多年，布滿了歷史的塵埃。

老人口中的「躲轟炸」，是香港在二戰中的一個小小註腳，透視着歷史的真實和沉痛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香港保衛戰爆發，駐港英軍最後據點就在赤柱炮台，其炮火令日軍傷亡嚴重。但是，戰到二十五日，港島大部分防線均

，花園中耐寒過冬的植物，剛露出尖尖小芽，嫩苗長出幾片淺綠色小葉，令人欣喜。誰想過不了幾天，野兔子就把它當成早餐，美美地吃下去。甚至小菜園裏約兩三吋長的成畦菜苗，牠們也毫不客氣拿來享受，弄得我又氣又惱，只能用紗網這邊圍一圈，那邊擋一擋，心裏祈禱：小兔子，拜託嚙下留情。

至於松鼠，活潑好動，拖着大尾巴，在草地追逐，在樹上竄來竄去，那靈動的身影，也討人愛。不過，太調皮搗蛋了。吊掛在樹杈上一盆花，嬌艷悅目，可惜有一天，一隻松鼠從樹枝上跳進去，用爪子在泥土中亂刨，花殘葉碎，散落一地。面對如此情景，心中像打翻五味罐，說不出什麼滋味。

鳥兒就不同了，大多數時候帶給人視聽

覺上的享受，也不給你添憂增煩，這「飛」來的樂趣，確是大自然的恩賜。我對那些在樹木和空曠草地上飛來飛去的鳥兒，多數說不出名字。只欣賞牠們輕盈的身姿，有時快速煽動翅膀，有時又從樹上滑翔下來。那自由自在的身影，令人頓覺心胸開闊，渾身靈動，真想向鳥兒借來雙翼，跟着一起飛翔。

清晨，當我踏上後園濕漉漉的草地，看着朝霞在露珠上閃光，深深吸一口涼爽空氣的時候，不經意茂密的樹葉間傳來鳥兒的啼唱，聲音那麼清脆，悅耳的音符像曲調，你可以在想像中為它填上詞兒，心中就不就響起「你好」「早晨」的問候了？抬頭望去，密密匝匝一片翠綠，看不到「歌唱者」的身姿。去年夏天，有一隻紅色小鳥常在後園出現。

飛來的樂趣

客居人語  
姚船